

心灵的螺旋：阿尔多·凡·艾克的人文主义建筑思想

徐良 刘志航 宋尚凯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天津 300132

摘要：二战后，阿尔多·凡·艾克致力于以人文主义建筑取代逐渐教条僵化的功能主义建筑。非西方文化、相对论、先锋艺术团体等共同影响了他的人文性建筑思想，“心灵的螺旋”是对凡·艾克相对性建筑思想的概括，他始终以人为出发点进行建筑设计，重视人与建筑、建筑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形成了他特色的人文主义建筑设计体系。本文对凡·艾克的相对性人文主义建筑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研究，通过实践案例探讨其设计理念和手法。

关键词：阿尔多·凡·艾克；相对性；人文主义；荷兰结构主义

1 凡·艾克的人文主义思想萌芽

阿尔多·凡·艾克是战后建筑理论的核心人物，主张建筑超越功能而承载文化意义，融合先锋派现代性与非西方传统，提出“孪生现象”“中介领域”等概念，重塑空间认知。其理论影响全球，评价多元——詹克斯（1973）视其为古典理想主义，弗兰普顿（1975）强调其对现代主义的批判重构，沃格特则关注人类学根基。本研究以时间顺序梳理其思想形成过程，解析思想生成逻辑，揭示其建筑哲学的历史意义。

阿尔多·凡·艾克的建筑思想源于多元文化背景与先锋艺术的双重滋养。其父斯宾诺莎“神即自然”的哲学观奠定其“结构即神性”的自然认；荷英双文化背景培养的辩证思维使其能融合国际视野与地域特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古典构图训练则培养了其“去中心化”空间手法，形成“结构关系优于形式表现”的核心理念。在相对论引发的先锋艺术革命中，他通过吉迪恩夫妇接触克利、蒙德里安等先锋派，吸收吉迪恩-韦尔克“关系论”，形成“多中心性”理论。荷兰风格派的几何抽象与构成主义为其提供要素分解-重组方法论；眼镜蛇小组的反理性原则促使其在游乐场设计中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为主旨。这些多元化但共同从人本身出发的理论环境，为他完善的人文主义建筑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心灵的螺旋：结构关系与相对性思想

2.1 固定的结构关系与包容的心灵

凡·艾克受相对论启发，将传统二元对立（如时空、大小、多少）转化为“孪生现象”，强调“人”作为媒介使对立要

素相互转化、融合。这种“相对性”思想构成其理论核心，既连接古今价值观，又包容其泛神论信仰与诗性世界观。他认为建筑的本质在于关系而非实体，“过去-现在-未来”、“建筑-城市”等范畴均需通过人的视角实现动态平衡。

1959年，凡·艾克在荷兰的奥特洛会议上，以“奥特洛圈（The Otterlo Circle）”（图1）初步阐述了自己对建筑基本范式的思考，也是他“相对性”建筑思想的雏形。第一个圆圈中有三个图像，表示不同但同样有效的真理的解决方案：帕提农神庙代表了一种内在的秩序性，即“古典传统的价值观”；凡·杜斯伯格（Van Doesburg）的绘画作为当代新思想的代表，即“空间的新动态概念”；新墨西哥普韦布洛（Pueblo）村庄代表了地域性，即“人类自发的建筑形^[1]”。他强调这三点绝不能理解为互相排斥的，它们是基本的现实，现在必须相互调和，使彼此加强。

在第二个圆圈中是一跳舞的卡亚波（Kayapo）印第安人，她们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螺旋形的人体墙，围绕着一个中心，螺旋形在舞蹈的节奏中放松和收紧，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

他最后用一个大圆来统一它们的范式，这个大圆代表了建筑的王国，两个圆圈在其中相互联系。他想以奥特洛圈来表明，古典、现代、地方三种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而是相互调和，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能使建筑应对复杂的人类需求，即现代建筑应该能够同时拥抱古典、现代主义和乡土建筑传统中蕴含的价值观，凡·艾克的建筑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更广泛的哲学思想和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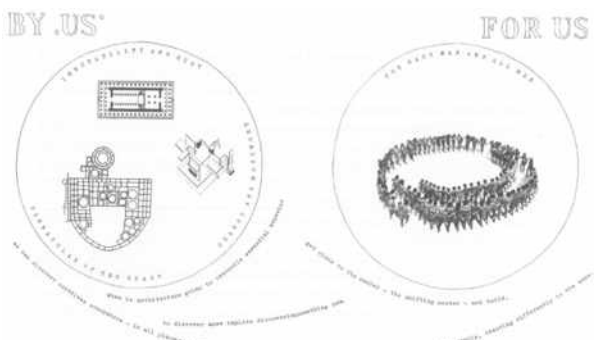


图1 奥特洛圈 (the Otterlo Circle) (图源: the shape of relativity) 1959 年

以建筑整体为研究对象,关注人与建筑、建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视角充满结构主义的特点。也因此,凡·艾克的主张与设计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建筑运动,即所谓的荷兰结构主义,他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被认为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学习借鉴,尽管他从未使用过“结构主义”一词,也并未阅读过斯特劳斯或任何当时结构主义者的作品

2.2 中间事物的包容与矛盾的平衡

凡·艾克提出“中介领域”是调和矛盾极性的关键,如沙滩兼具水陆特性,既不偏向一方,亦不逃避对立。建筑中的中介空间通过重叠与协调对立,形成共存结构,如胡贝图斯之家的环绕路径、施梅拉画廊的玻璃圆柱体及迈登营地厕所所享的横向轨道,均体现两极的辩证统一在他的理论中,建筑对立的极性转化为“孪生现象”的手法由结构与形式两个层面展开^[2]:

结构层面: (1) 中间点构建: 通过重叠对立空间形成中介区域,使矛盾力量如齿轮般协同运作; (2) 完全渗透: 将对立元素深度融合,创造新结构,形成多中心空间体验; (3) 结构类比: 建立局部与整体的同构关系,实现不同尺度的形式等价性。

形式层面: 通过对称/非对称平衡突破功能主义单一性,以人文尺度重构空间原型。

这种双重操作生成“空间语言”——其对立元素的系统组合呼应索绪尔语言学,虽与结构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但本质源于凡·艾克独立发展的人文主义立场。通过结构-形式的互渗,使建筑成为承载他辩证思维的“孪生载体”。凡·艾克强调空间需融入记忆、情感与多重意义,以增强体验深度。通过单元重复实现复杂性与可理解性的统一,形成“清晰的

迷宫”——既多元又整体,既动态又稳定。

2.3 案例: 阿姆斯特丹孤儿院

在阿姆斯特丹孤儿院项目中,凡·艾克运用“互惠性”设计理念,通过年龄分组(0-10岁4组,10-20岁按性别分组)创造差异化居住单元,同时以统一结构和“街道”空间实现整体整合^[3]。该方案通过“分散-统一”的空间组织,既满足各年龄段的特殊需求,又保持集体生活的整体性,完美诠释了“孪生现象”理论。这种在建筑形式与使用功能上实现“统一-多样”与“个体-集体”双重平衡的设计方法,为现代集合住宅提供了创新性的设计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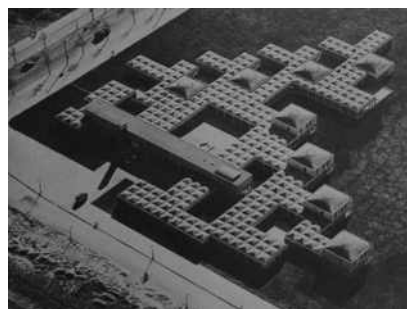


图2 阿姆斯特丹孤儿院鸟瞰图 (图源: the shape of relativ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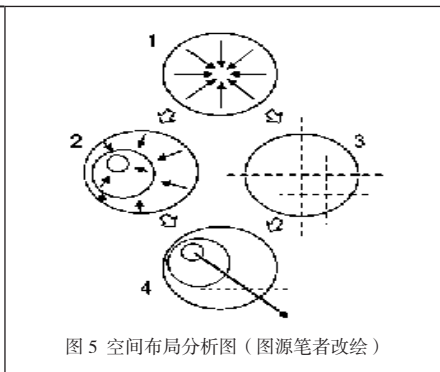


图3 按年龄分组的单元 (图源 wikiarquitectura)

凡·艾克在设计中运用“中介领域”概念,通过公共“街道”空间连接内外环境。中央广场作为过渡区域,缓解儿童出入时的焦虑情绪。内部街道作为关键中介空间,既调和了内外空间的矛盾极性,又创造了促进社交的活力场所。庭院与露台沿街道布置,形成多层次过渡空间,将外部动态与内部活动有机衔接。这种空间组织既维持了归属感,又实现了“大房子-小城市”的理念,通过建筑手段减轻环境转换带来的心理冲击,体现了对使用者心理需求的深度考量。

古典传统通过 328 个规则排列的小圆顶网格体系呈现,

形成稳定的几何秩序；现代性体现在动态空间组织上；而自发建筑精神则渗透于人性化尺度中。凡·艾克在孤儿院设计中实现了古典、现代与自发建筑传统的三重融合。这种创新性



1. 空间向内折叠，营造强烈的边缘感；
2. 中心性被偏心位置所缓解，同时，尺寸也缩小了一倍；
3. 通过偏移子轴来转移注意力；
4. 结合 1、2 和 3，产生向外的注意力。

整合创造了全新的建筑语言：严谨的柱网体系界定出文艺复兴式中庭与回廊空间，而住宅单元的庭院布局又赋予建筑以微型宫殿般的亲切尺度，完美实现了“永恒—变化—心灵”的价值统一。凡·艾克通过离心式空间组织解构传统中心性：入口庭院的偏移圆形座位引发扇形布局，不对称的之字形“街道”取代理性走廊，单元组团在离心运动中建立动态关联。这种设计手法使建筑同时呈现稳定与动态、集中与分散的双重特性。通过 328 个圆顶构成的网格体系与非线性流线的叠加，项目成功调和了统一—多样、开放—封闭等十余组建筑对立元素，形成“动态不变性”的空间特征。这种基于“孪生现象”的设计语言，使古典秩序的永恒性与现代建筑的动态性在矛盾中共生，构建出具有辩证张力的空间网络。

孤儿院将第三种传统——建筑作为自发的形式表达即“心灵的方言”与之前的两种传统在结构和形式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多样性的统一，即基于类型重复或细胞生长的多样性，实际上是乡土建筑的基本原则之一。孤儿院首先给人的印象确实是一个古老的定居点，让人想起伊朗商队旅馆或阿拉伯圆顶城市，这是一种形式语言，延伸至基本、原始形式、几何和拟人原型。

孤儿院设计中的孪生现象的相互作用产生一个由不同地方、内部和外部、小型和大型组成的非层次结构，这些地方都可以被视为一个自主的“地方”，同时又通过“中介空间”相互关联。住宅单元的重复一点也不单调，它不同的位置和彼此的相互关系赋予它不同的特征，从而揭示其内在的丰富性。以与整体相同的方式构思部分的过程，反之亦然，是阿尔多·凡·艾克以互惠关系角度实践“大房子是一座小城市，小城市是一座大房子”的直接体现

3 心灵的方言：术语与白话

3.1. 变化的环境与恒定的思维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身体和精神上适应环境。在这段时间里，其天赋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凡·艾克^[3]

凡·艾克赞同马丁·布伯的理念，认为人无论何时何地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从古至今，人们拥有恒定的思维与价值观，尽管他根据他的文化或社会背景以及特定生活模式而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建筑师们应对特定的社会、地理和宇宙条件，并将社会和审美需求融入城市和建筑设计中。

凡·艾克将“奥特洛圈”中以新墨西哥普韦布洛村庄为代表的价值观总结为“心灵的方言 (the vernacular of the heart)”，其意为“每种文明以自己方式解决问题的经验聚合体”。最初，对自然的尊崇促成人类对自然的学习来解决遇到的问题，但随后人类开始意识到学习自然的局限性，转而发展自我的文明。为了解决不同时代的不同环境问题，“人”根据他们的文化或社会背景来使用“心灵的方言”。不同的建筑形式：古典建筑、地域建筑或现代主义建筑，都是人们思维的具体表现。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同样有效的真理的根本解决方案。

在特定时间下，处理单一事物的解决方案可以称为“术语”，是有效且普遍的解决方法，但此方法只是短期的，无法应对建筑的多元性与相对性。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本质，只会陷入短视的陷阱。凡·艾克认为，如果当代建筑要为完整的“人”服务，那么它就需要体现出建筑在不同时代所揭示的基本价值观，来对不断变化的人类关系和愿望做出回应。在当代，“现代主义”宣扬与过去决裂，就是作为“术语”，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也无法应对未来的变化。

3.2 趋同的国际与多元的地域

“术语”与“方言”在建筑领域的表现便是趋同的“国际式”与多元的“地域建筑”。凡·艾克通过考察非洲多贡部落与新墨西哥祖尼部落,发现二者虽地理隔绝,却共享无等级社会结构、集体宗教观及对宇宙秩序的追求。他认同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观点,认为“原始文化”与西方文明在价值上同等先进,仅表达方式不同。建筑上,不同文化因气候、传统等因素发展出独特解决方案,而当代文化的特殊性在于整合而非取舍。无论是现代都市、传统城镇还是部落聚落,均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但方式各异。战后现代主义以《雅典宪章》为纲领,强调功能分区与技术理性,导致全球建筑同质化。其与传统的断裂使建筑脱离人文本质,仅解决“人口”安置而非“人”的归属。功能主义的过度具体化削弱了空间的适应性,使其难以回应未来需求。尽管高效,现代主义却牺牲了地域文化的延续性与多样性。

凡·艾克主张建筑应创造可识别的、有意义的环境,强化人与社会的身份认同。相较于现代社会的割裂,传统社会(如多贡部落)通过建筑与社会结构的紧密互动,实现集体价值的象征表达。多贡的聚落将宗教、生活与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人与环境的深层共鸣,展现了地域“白话”的独特亲和力。这种模式为当代建筑提供了调和国际标准与地方特质的启示。

3.3 集体概念与个人概念

凡·艾克指出,集体概念与个人概念(Individual concept)本质统一,均服务于人类需求。当代知识自由促进了个人概念的创新表达,推动建筑形式与方法的革新。然而,城市的本质恰是二者的共生——集体概念通过大众实践形成基础环境(如传统聚落),而个人概念(如先锋建筑)则提供创造性突破,二者在限定条件下相互支撑。西方文明的历史表明,个人主义催化了快速变革(如相对论、现代主义)。个体冒险精神推动了建筑领域的激进实验,但此类文明易吸收外部影响却排斥集体性约束。凡·艾克强调,需接纳个人智力的探索,即使其难以被完全定义。集体概念以“基础性”能力满足普世需求,体现于传统聚落(如多贡村庄)的多样统一中。这类文明缓慢应对外部影响,却稳固处理日常性——通过“心灵的方言”将集体行为转化为建筑形式,形成适应生活的可持续环境。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正是建筑应对社会复杂性的关键维度。

3.4 案例:多贡部落研究——更符合螺旋和自然性

1960年,凡·艾克在西非多贡部落的研究中发现了其建筑与宇宙观的深刻联系。多贡人将世界视为由“fonio”种子展开的螺旋结构系统,这个系统从微观的人体构造(嘴、鼻、心脏)延伸至宏观的宇宙秩序^[4]。其宇宙观以“世界蛋”为原型,通过螺旋运动产生对立统一的生命形式(男/女、奇/偶等),完美诠释了凡·艾克的“孪生现象”理论。

这种构型思维直接反映在聚落营造中:村庄被拟人化为仰卧的雌雄同体“Nommo”身体,议会、住宅等功能区对应人体器官。村落成对建造,形成螺旋中心并辐射至周边田地布局。凡·艾克发现,多贡建筑通过人体-房屋-村落-宇宙的多层级嵌套结构,实现了物质环境与精神信仰的完美统一。这种将宇宙秩序具象化的营造智慧,为其“构型原则”提供了人类学佐证,也印证了建筑作为“中间领域”调和个体与宇宙关系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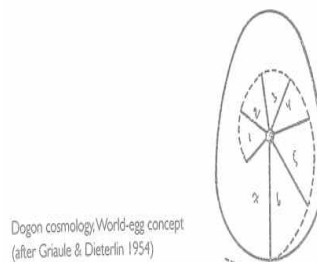


图6 多贡宇宙学:世界蛋概念(图源 the shape of relativity)

多贡人将人体的结构投射到建筑环境的各个层面:村庄被设想为一个仰卧的“Nommo”,即雌雄同体的身体,议会位于头部,较大的部落住房和较小的家庭住宅作为胸部和腹部等等。这些村庄都尽可能成对建造,并像双胞胎一样相连。一般来说,每个村落都会形成一个螺旋的中心,决定周围田地的布局。



图7 上、下两个双生村的形象(图源: the shape of relativ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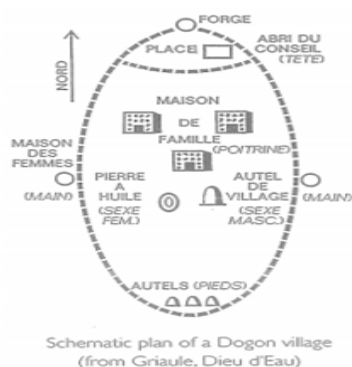


图8 多贡村庄的示意图 (图源: the shape of relativity)



图9 部落住宅的平面图 (图源: the shape of relativity)

凡·艾克在多贡文化研究中发现其通过 "对立统一" 构建空间认知体系。多贡人将人体尺度延伸至建筑环境, 实现 "房屋 - 村庄 - 宇宙" 的层级认同, 如村民将个体住宅视为整个村庄的缩影。这种 "地方亲和力" 展现了在严格集体

习俗框架下, 仍保持个体表达自由的平衡智慧。多贡人以可测量的建筑形式诠释宇宙秩序, 通过 "孪生现象" 调和人与环境的多重对立关系, 为现代建筑提供了处理尺度转换与集体 - 个体平衡的范式。

4 总结

阿尔多·凡·艾克的建筑思想植根于辩证哲学与人类学观察, 融合相对性思维与历史智慧。他受原始聚落的启发, 视建筑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经验的媒介, 超越功能主义, 回归人文本质。其核心理念——“孪生现象”“数量美学”等——强调矛盾调和与集体归属, 体现建筑师的社会责任。尽管表达方式多样, 其思想始终围绕 “人” 的需求展开, 使建筑成为文化载体与心灵栖息地。凡·艾克以螺旋式探索不断逼近核心: 在变化中坚守人文主义, 塑造具有深度与凝聚力的建筑语言。

参考文献:

- [1] 弗朗西斯·斯特劳文. 阿尔多·凡·艾克: 相对论的形状 [M]. 建筑与自然, 1998.
- [2] Aldo van Eyck. The Child, the city and the Artist[M]. Sun, 2001.
- [3] Van Eyck, Aldo. Aldo Van Eyck, Works[M]. Birkhauser Boston, 1999.
- [4] Eyck, Aldo van, Vincent Ligtelijn, and Francis Strauven. Collected Articles and Other Writings 1947-1998. Amsterdam: SUN, 2008.